

山东省吕剧院有个“90团”

肖家鑫



核心阅读

吕剧的唱腔有说唱音乐的风格,曲调质朴,表演朴实,生活气息浓郁。吕剧的剧目多取材于民间生活,以生动活泼的群众语汇为唱词。

90后演员挑起大梁,撑起了吕剧“门面”,既保留老戏的味道,又富于青春气息,赢得不少老戏迷的认可,也收获了“90团”的美誉。

山东省吕剧院有个“90团”,90后演员挑起大梁,撑起了吕剧“门面”,既保留老戏的味道,又富于青春气息,赢得不少老戏迷的认可,也收获了“90团”的美誉。

吕剧,由流传于黄河下游一带的山东琴书发展而来,唱腔有说唱音乐的风格,曲调质朴,表演朴实,生活气息浓郁。吕剧的剧目多取材于民间生活,以生动活泼的群众语汇为唱词。山东省吕剧院成立于1953年,成立之初创演的现代戏《李二嫂改嫁》风靡全国。郭沫若也曾以一首小诗褒奖吕剧:“东风送暖百花香,开到芙蓉满池塘。一片清芬无限意,大明湖畔柳丝长。”近年来,为传承好吕剧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省吕剧院在年轻演员的传帮带上下功夫,做文章,通过文化下乡、创新舞台表演形式、一对一指导等方式,让年轻演员“走上台”“立得住”。因为青年力量的融入,吕剧也绽放出青春的华彩。

拓展受众群体和演出空间

晨曦初现,一辆满载着道具和服装的车辆驶出山东省吕剧院的大门。这次送戏下乡的目的地是东营市东营区。

虽然多次参与送戏下乡活动,青年演员刘文昊却不敢有丝毫懈怠。“东营是吕剧发源地之一,群众基础好,家家户户都能唱两句,民间剧团更是遍地开花,去那里演出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吕剧是山东的代表性地方剧种,不少老一辈山东人唱词张口就来。当地流传的民谣“听见吕剧腔,饼子贴在门框上”“吕剧一唱炸了锅,张大嫂、李二哥,扔下擀地轴,推开棉花车”,描述的都是吕剧广受欢迎的盛况。今年27岁的刘文昊出生于山东农村,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让他逐渐走上专业戏曲道路。“我是从小跟父母听吕剧长大的,如今希望用我们的表演感染更多父老乡亲。”

锣鼓铿锵,坠琴声响。闻讯而来的乡亲们很快聚拢在简易的舞台周围,翘首期盼大戏上演。这次演出的是经典剧目《姊妹易嫁》,剧情扣人心弦,唱腔优美曲折,年轻演员们毫不怯场,老乡亲们叫好声不断。

演出结束,演员们并未匆匆离去,而是与村民围在一起交流创作和表演经验、合影留念。每次下乡演出,乡亲们质朴的夸赞、期盼的眼神,都让这些年轻演员感动,他们在与乡亲们面对面的交流中,明白了肩头的责任,坚定了把吕剧传承下去的信心。

吕剧进校园,又是另一番场景。吕剧的发展,必须要拓展新的欣赏群体,通过“破圈”吸引更多年轻人。“从我们在高校演出的经验来看,学生们好奇心强,对于吕剧中的方言俚语很感兴趣,有的学生还会主动到后台‘追星’,这些都值得我们90后演员去思索,主动去拓展吕剧的受众群体。”青年演员李佳蕾说。

一样的《李二嫂改嫁》,却换了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没有传统剧院的高大舞台,此时,观众就在演员面前一两米处,近距离沉浸式欣赏着这一经典剧目,演员的一颦一笑尽收眼底。这是山东省吕剧院打造的“百花戏园艺术空间”。“与传统的演出模式不同,在这里不仅可以看演出,还可以学戏,甚至参与到表演中,让戏迷朋友们沉浸式体验经典剧目的魅力。”山东省吕剧院院长孙香兰介绍,这种形式非常受年轻人欢迎,也有很多年轻人前来打卡。

“百花戏园艺术空间”是山东省吕剧院常态化小剧场演出的一种探索。年轻演员在这

里找到了锻炼展示自己的舞台,沉浸式表演对他们的基本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演出结束后,观众转到台上跟我们学戏。剧院的专业乐队为他们伴奏,我们当陪演。”青年演员李佳欣说,这种表演形式是对演员“手眼身法步”功底的一种考验。

为了激发年轻人的活力和创造力,山东省吕剧院做了不少探索。今年春节期间,剧院把小剧场搬进了山东省美术馆,联合开展“美好‘吕’程 展馆相逢——过大年小剧场吕剧《归·源》美术馆开演啦”活动,引得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现场观看演出。“今天的表演很有意思,内容通俗易懂,孩子也很喜欢。吕剧是咱们山东的传统剧种,带孩子来看演出,也是想让孩子多了解传统文化。”观众程女士说。

剧院还积极参加线上推广,利用短视频和直播将吕剧带到各地网友的面前。李佳欣、李佳蕾、孙淑媛、刘文昊等年轻演员也都开通了属于自己的抖音号,成了在网络上小有名气的新生代戏曲演员。

“推动吕剧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年轻人的参与。”孙香兰说,山东省吕剧院以真实、融合、时尚、前沿的艺术样式,充分发挥年轻演员的活力和创造力,让更多观众体验到戏剧的多重乐趣,让吕剧艺术融入日常生活,拉近当下观众与传统艺术的距离。

学透吃透一招一式

盛夏时节,天气燥热难耐。山东省吕剧院的练功房里,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剧院的重点原创剧目《大道人心》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排练,戏曲导演韩剑英和演员逐字逐句推敲,每个动作、每句唱词都反复琢磨。这让一直在旁学习的年轻演员任倩直呼“学得过瘾”。

如何把吕剧传承发展下去? 这批90后年

轻演员们一致认为:先把老师们的一招一式学好,把以前的经典剧目吃透,我们才有底气去创新、去发展。

每逢排演新戏,山东省吕剧院都会安排年轻演员参与创排、跟班学习。青年演员们被编为三组,同步跟班排练。“韩剑英导演舞台经验丰富,每个眼神的运用、每个手势的起落,都会直接影响舞台效果,很值得我们学习。”任倩说。

为了让经典剧目一直传承下去,山东省吕剧院从人才梯队建设和剧目保留传承的需要出发,开展一系列经典剧目复排工作,在把保留剧目变成经典剧目上下功夫。

面对一批60后业务骨干退休、90后人才接续传承的现状,该院按照2020年确定的“吕剧经典剧目传承工程”计划,陆续复排了《李二嫂改嫁》《姊妹易嫁》《画龙点睛》《苦菜花》《借年》《三家福》《墙头记》《借亲》等剧目,通过老艺术家一对一的辅导,为年轻人“把脉”。复排剧目一经上演,便受到关注。

为了帮助年轻人成长,剧院还整理出版了《山东省吕剧院建院70周年剧目集》,对《姊妹易嫁》《借年》《借亲》《苦菜花》等28部剧目进行剧本、音乐、舞美等全部资料梳理,整合成册,作为排演这些剧目的标准化说明书。

刚刚从山东省吕剧院退休的国家一级演员胡静华,对“90团”的成长充满期待:“这批孩子,大部分都是当年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吕剧班毕业,11岁左右就开始接受系统的戏曲教育,他们能吃苦,基础打得牢,其中不少人还在中国戏曲学院接受了本科教育,学习了其他戏曲,视野开阔,他们有超越我们这代人的决心和潜力。”

上图:观众在山东省吕剧院打造的“百花戏园艺术空间”体验沉浸式演出。

山东省吕剧院供图
版式设计:张芳曼

一个剧种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新戏不断受到欢迎、有多少新人不断被观众喜爱。近年来安庆黄梅戏的发展,生动印证了这一点。

一个剧种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新戏不断受到欢迎、有多少新人不断被观众喜爱。近年来安庆黄梅戏的发展,生动印证了这一点。

2005年,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接手安庆黄梅戏二团,剧团改名为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韩再芬可以按照自己对黄梅戏的理解和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剧院。

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刚诞生时,账面上只有2000元,靠国家一年补贴几十万元,怎样才能活下去、活得好? 剧院作为转企改制、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三步并作一步走”的试点单位,迈出了极其艰难的改革步伐。7年后,安徽再芬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组建,韩再芬出任董事长。工作千头万绪,韩再芬抓得最多的是两条:创作新戏,培养新人。

韩再芬一直把打造优质产品作为剧院发展的大战略。《徽州女人》获得了各方好评,从1999年推出至今已历经20多年,演出达600余场。另一部《徽州往事》也是常演不衰。韩再芬也因为演出这两部作品,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但仅有这两部大戏是不够的。这些年,他们创作的新戏还有《浮世六记》《公司》《途中》《观音升官》《邓稼先》《金粉世家》《祝福》《鸭儿嫂》《倾宁夫人》等十几部,题材、形式、风格丰富多彩。以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为蓝本写就的《倾宁夫人》,是一出以小见大的戏。“讲六尺巷的剧目很多,但大多没有挖掘出它的深层社会问题”,韩再芬说,《倾宁夫人》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小到家风家训,大到情理法理,这出戏都涵盖了,如何讲礼讲义,在戏中都有所体现。”这样的戏,既来自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有地域特色,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自然备受观众喜爱。

要吸引观众,就不能总是让观众看老人演老戏。剧院现在已拥有老中青“三级梯队”的人才资源,拥有20多名90后优秀青年演员。韩再芬不提倡演员“甘当配角”,而是要求青年演员“人人能当主角”。为此,她还鼓励青年演员放眼全国剧种,挑选自己心仪的剧目,经综合评估、统筹安排,移植到黄梅戏来排演,一下子激发了年轻人的积极性。

剧院还专门组建了再芬黄梅青年团,由国家一级演员李萍担任青年团团团长兼“星探”。2013年,在過去排练场的基础上建成的再芬黄梅公馆开馆营业,青年团演员是这里的主力军。几十出小戏、折子戏轮番上演,人人都有机会演主角。有观众评价,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舞台让人感觉“格外养眼,格外悦耳”。如今,再芬黄梅公馆已陪伴观众度过2000多个夜晚,被誉为“安庆市文化客厅”。

韩再芬一路走来,一路甩开包袱,带领团队一起轻装上阵。面对行业缺编剧、缺导演的现状,她下决心培养自己的创作团队,其中有编剧和导演,也有唱腔、音乐、舞美、灯光、服装、化妆等一系列艺术设计人员。

随着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影响力的扩大,也因为黄梅戏有语言好懂(安庆话是江淮官话,属于北方方言语系)、唱腔优美动听(多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而来)、适应地域广的特点,许多原来不流行黄梅戏的地方,也都邀请黄梅戏剧团去演出。团队每年在国内外出演400多场,不只在北京、上海等地,而且在云南、贵州、青海等地也很受欢迎。至于省会合肥,每年都安排有演出季,迄今已经演出了12季。在去年的合肥演出季中,总共上演了10台大戏、15场演出,人才梯队依次亮相。每个演出季,剧团都会演出《五女拜寿》。这部戏从同名越剧移植而来,因为戏里有八对夫妻,性格迥异,姿态鲜明,能够充分展示再芬黄梅青年团每位演员的艺术魅力。一级演员马自俊、李萍领衔主演,为青年演员“抬轿子”。丁飞、张银旺、李俊、宋敬波等骨干演员为青年演员配戏,甘当绿叶。年轻人就这样快速成长。

韩再芬本人已经从一个表演艺术家,成长为黄梅戏事业创新发展的实践者。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

创作新戏 培养新人

孙旭培

媒介化艺术发展的丰富性,为艺术批评提供广阔空间

杨杰

“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评论者”的景象正在形成,如果艺术批评显示出与融媒时代艺术实践的脱节,其指向性和有效性就会被削弱。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融媒时代的疾驰而至揭开人类历史新篇章,文字数字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媒介新质,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媒介的深度介入,不仅推动推动艺术的媒介化进程,同时也冲击固有的艺术批评观念与方法,促使艺术批评新转向。

艺术媒介化进程是指艺术创作(生产)、艺术传播(流通)与艺术接受(消费)全链条与媒介走向“并轨”。如果说,此前的声音媒介、纸质媒介是外在于艺术而存在,二者偏于“平行线”式双轨推进,那么,融媒时代的媒介与艺术则是

“嵌入式”,甚至是合二为一的融汇式发展。艺术活动的系列环节中嵌入数字媒介装置,从而形成融媒时代媒介化艺术的新形态和新特质。数字媒介构建的虚拟艺术世界与我们身处的现实物理世界实现全方位交融、一体化融合。自媒体、流媒体的不断勃兴使艺术大家庭呈现出审美情趣多元化、审美风格多样化的艺术门类:既有网络影视剧、网络动漫、网络综艺、网络短视频,也有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竖屏剧、互动剧、沉浸式情景剧和数字舞台剧,还有各种虚拟歌手、虚拟偶像等与数字智能科技融合的艺术形式,传统的艺术作品也频频上线成为网络艺术资源。

媒介化艺术指融媒时代“寄生”于数字媒介的艺术,显示出媒介化特征。一方面,艺术全面“拥抱”媒介,借媒介之力赋能自身;另一方面,媒介特质转化生成成为新艺术的有机因素。媒介化艺术发展的丰富性,为艺术批评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也驱动艺术批评的媒介化转向。“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评论者”的景象正在形成,如果艺术批评显示出与融媒时

代艺术实践的脱节,其指向性和有效性就会被削弱。艺术批评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话语体系能否有效地适用于批评对象。熟悉传统文学属性的批评主体,若固守传统文学“圈子”观念,便会很少关注网络艺术,即使勉强进行批评也做不到有的放矢。

科技的迅猛发展不断冲击人们已有的艺术观念,延展想象边界,也向艺术批评提出亟待回应的时代之问。数字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降低了艺术创作门槛,网络文学的非专业化、技术工具的大众化等趋势,有力推进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进程。以往的视频工具业余爱好者较难掌握,如今的视频工具则更加友好、更加易于上手,创作者仅需添置日常拍摄的基础器材便可迅速创作相关主题的视频。同时,新媒体数字化上传、分发的便捷性使个体化身“讲故事的人”的愿望成为可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形塑艺术批评的未来向度。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在生成图像、信息搜集、提供建议等方面已见成效,初步实现对审美主体个性化意愿的解读与生成。能够由文本

生成视频的人工智能模型,更是展现出在同一段视频中构思和生成多个连贯镜头,并确保角色形象与视觉风格高度一致性的能力,备受关注。近日,我国研发的人工智能成功创作出了百万字网络小说。由此,人工智能艺术蕴含的系列问题向当代艺术批评提出了时代之问,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艺术创作的辅助性媒介,或许某天将转化为艺术的主要“生产者”。新型艺术关系正在形成,而新的艺术关系又对“艺术”的生成、存在与特征赋予了新内涵。艺术批评在更新已有知识观念与认知模式的同时,需要重新阐释诸如艺术的真实与虚构、主体与客体、创作与生成等范畴及其辩证关系。

“美学与历史观点的统一”是艺术批评的经典命题,也是未来智媒时代艺术批评的准则。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拟像”究竟“是”艺术还是“像”艺术,其审美“灵韵”何在,艺术家风格是否滑向艺术技巧和形式,艺术是“创造”的还是“生成”的……对这些问题审视与探究,有助于筑牢艺术批评理论的根基。(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

艺坛